

『寫在劇本之前』

人物說明

小酒保

27 歲，退伍後換了幾個工作，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他覺得 OK 的工作。他對人生並沒有任何的期待與希望，他覺得人因為呼吸所以活著，沒有什麼樣的大道理，支持著人生的意義。他並不悲觀，但個性中卻帶著一股陰鬱的氣息。

老酒保

48 歲，基督徒，對著許多事情都保持著樂觀的態度，最大的夢想是自己開一間酒吧。跟老闆是大學同班同學，也是死黨，是一個做事條理分明的人。常為了老闆在外拵花惹草，跟老闆激辯，他常用「上帝早已預備最適合的人在未來的不遠處」來教訓老闆，但這樣的戲碼卻一直重複上演。

老闆

49 歲，是成功的企業家第二代，開酒吧只是興趣其中之一，不過他最大的嗜好還是風流。雖然公司的業務蒸蒸日上，他卻逃不出感情的束縛，一方面他不想對不起妻子，想用合理的藉口與妻子離婚，以減輕自己的罪惡感；另一方面，在情婦的威脅中，他必須選擇把店交給情婦管理，或者是讓情婦為他生一個小孩，但是這兩者都不是老闆願意的，他陷入苦思，只為了找出最好的解決辦法…

芸芸

19 歲，是老闆的女兒。剛考上大學，本來對於人生充滿著期待，卻因為發現爸爸的外遇，而受到打擊。她甚至覺得自己被家庭、學校還有這個社會騙了，她活在大人編織的謊言中，一步一步照著被安排好的未來前進，卻看到大人演了這麼一齣荒腔走板的戲，所以她不再這麼單純，她想在生命中做一些改變，而且是自己為自己做的改變，並不是為了任何人…



劇情大綱

小酒保在酒吧裡工作已有一段時間，他是一個凡事都覺得無所謂的人，他發現老酒保原來是老闆的大學同學，也是這家酒吧的股東之一，常常跟小酒保數落老闆的花心和風流，其實心裡是擔心老闆有一天會被女人搞垮。最近小酒保常常看到老闆來店裡找老酒保聊天、喝酒，聊的不外乎是老闆的女人們—老婆與情婦。老闆這次說是認真的，他想跟情婦在一起，跟老婆離婚，可是老酒保卻覺得老闆只是一直再重蹈覆轍罷了。小酒保夾在兩人當中，感覺到一股低氣壓逐漸形成，而且即將籠罩著這家店，尤其是老闆在考慮到底要不要把店交給情婦管理，老酒保幾乎就像吃了火藥一般；小酒保聽著兩人的意見，兩人的抱怨，他開始感覺到兩個男人之間的無奈與無可奈何，這樣的情況不停地在店裡上演，直到有一天老闆的女兒無意中來到店裡，發現她老爸開了一家酒吧，在外面養女人…。

創作理念

現代人其實都有許多的文明病，有許多人就像小酒保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在哪裡，也不知道未來要幹嘛，過一天算一天；也有像芸芸這樣的人，從小就被安排好未來要做些什麼事，所以人生只是按部就班而已；當然像老酒保這樣樂觀的人是存在的，沒有他們這個世界還真是無趣呢！至於老闆，絕大多數的人都和老闆一樣，自己以為可以控制所有的事，到最後不是重蹈覆轍同樣的錯，就是無奈的跟事情的發展繼續前進，無能為力。

但我還是樂觀的，我希望大家可以藉由作品中看見一些現代人的盲點，進而想想自己，人沒有十全十美，卻可以不停地進步，許多人太容易安於現狀、許多人也太容易逃避現實，我想在酒吧裡就是一個社會的小縮影吧。



【小酒保】

編劇：林鴻昌

1-1 序場

小酒保（簡稱小）：有的時候人生的境遇是很難說的，可能你今天做的決定，會影響到你的未來下半輩子；也可能你今天做的決定，就像吃飯睡覺般的無關痛癢。我不喜歡做決定，不喜歡別人幫我做決定，不喜歡我幫別人做決定，「做決定」這件事就跟其他所有事一樣，對我並沒有太大的意義。我的上一個老闆…上一個老闆，對了，忘了告訴你們，我之前失業好一陣子，你們知道我失業多久，不多不少剛好兩年；你們知道我跟我女朋友分手…噢，是我女朋友跟我分手，是她把我甩了…至於分手多久？不多不少剛好也是兩年。我真的覺得很奇怪，好像有時候工作不順利與感情不如意一定要扯上關係。一開始我是很不平衡的，我很看不開，工作丟了，雖然我並不喜歡那個工作，女朋友又跑了，這讓我想到一部電影的情節，男主角站在大雨中，對著雷電交加的天空破口大罵，「全世界都在跟我做對，連你也是！」我真的覺得我就是那個男主角，唯一不同的地方，我不會去淋雨，因為我怕打雷。

我常說：「該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抓不牢」很有道理！真的！我有的時候會莫名其妙興起自殺的念頭，覺得自己很沒有用，覺得自己一無是處，覺得自己活得很沒有意義，覺得自己是個累贅，甚至比累贅還不如。我常站在頂樓一整個下午或一整天，想著自己的空、自己的虛，自己的可有可無，可有可無到連屁都比不上，至少屁還會臭，就算不臭也有噗一聲！可是我絕對不是一個悲觀的人，我只是不夠樂觀罷了！

從小我就很不受到重視，我媽生我的時候生了兩天兩夜，我爸做生意失敗，欠了一屁股債，我好像是這個家駐紮的倒楣鬼，所有倒楣的事在我出生之後如雨後春筍般的接踵而來，兩個禮拜後我奶奶因為…因為…老人家也不知道因為什麼就過世了，巧的是兩個月後，我媽也因為生我之後身體太虛弱，死了！「討債鬼」，我好像大家說的討債鬼，一直到我唸完高職，很神奇吧！我這麼「帶屎」，還可以唸完高職，家裡只剩下我和我爸，沒有相依為命，沒有出孝子—我，我爸根本不管我，他每天喝酒，每見我一次，就難免不破口大罵一番，有的時候我覺得我不是他的兒子，是他的債主，因為他罵我的台詞跟罵那些債主的都一樣。

退伍後，我一直在換工作，我搞不太清楚是我在找工作，還是工作在找我。工作不就是工作，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喜歡做什麼，或者我要做什麼，反正沒有一個做得久的。我記得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派報員，不是送報紙，是送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宣傳單，忘了為什麼不做了，不過現在我在路上看見那些發傳單的人，我一定不會拒絕收下宣傳單，想一想，我曾經也和他們一起並肩作戰



呢！讓我有一種同仇敵愾的感覺！是同仇敵愾嗎？不管啦！聽的懂就好囉。我的朋友他們都說…雖然我沒什麼朋友；他們說我太消極了，說我沒有生活的動力，什麼是「動力」？說我不應該一點目標都沒有，可是我並不覺得人活著一定要有目標，「人因為呼吸，所以活著。」很簡單吧，哪來那麼多道理！沒辦法呼吸，就死啦！我現在的老闆，也是這種生活哲學。他有兩個老婆，應該說一個老婆，一個情婦。老闆很厲害，我們在店裡只見過情婦，一頭燙捲的大波浪長髮，好像是一頂假髮，臉上濃妝豔抹，不管白天晚上老帶著一副墨鏡，墨鏡框大得快把整個臉都遮住，說實在的，我還真搞不清楚，她到底長什麼樣子，情婦幹嘛一定要打扮的像情婦！情婦常來店裡走動，不知情的人還以為她就是老闆娘，我偶而發呆會幻想如果真老闆娘和這個假老闆娘在店裡遇上，會怎樣？是這樣這樣，還是那樣那樣！

我還真喜歡我現在這個工作，沒有業績壓力，沒有工作壓力，沒有用大腦的壓力，沒有我不喜歡的壓力，固定上下班，有固定的工作方式，這樣的日子沒什麼好與不好，就連我老闆也頗認同我的想法，這是第一次有人覺得「我」不錯，而且還會付我薪水。老闆是那種大公司的老闆，我在想開酒吧應該只是興趣，因為我們的店，沒賺什麼錢。老闆長得很帥，很懂得穿衣服的品味，連我們的制服都是亞曼尼的，你一看到他就覺得他是很懂享受生活的人，這是店裡的老前輩告訴我的。老前輩很厲害，知道很多事，老闆的情婦就是他告訴我的，前輩告訴我，老闆想要再開一家酒吧，問我願不願意調到那裡上班，我說無所謂，我心裡覺得很奇怪，沒有賺很多錢，為什麼要開另一家酒吧，我在想可能是老闆想要養第二個情婦吧！

今天店裡的氣氛冷清的很詭異，而外頭下午的太陽卻好像熱情過了頭，在地面蒸發的空氣之中，感覺人也快要跟著一起蒸發消失了，消失了，一點也不剩地消失了。

老酒保（簡稱老）：下班囉！要不要來一杯？

小：不要。

老：不一樣的喲，這可是我新調配的，來嘛，常常味道如何，看能不能放在新的MENU裡面。

小：不要，你老是弄一些怪怪的東西，叫我當你的實驗品。

老：別這麼說，都喝了那麼多次，不差這一次，來，喝喝看。

小：不要，上次你害我拉肚子，拉到差一點脫肛，你忘了？

老：上一次是因為東西不新鮮，不能怪我，你沒聽過「神農嚐百草」！

小：我沒那麼偉大，你自己喝吧！我打掃乾淨！我要下班了。（帶著掃除用具進廚房）

老：（喝了一口）哇，真難喝！（對廚房）先不要走，老闆說他晚一點會到，叫我們留下來，今天算加班。

小：我無所謂。

老：那…要不要喝什麼？



小：不用，我自己有準備。

老：上個月你幫小鄭代的班，電腦中毒，全部洗掉了，你再寫一份給我。

小：我沒記耶，算了，無所謂。

老：小鄭上個月排休假，去度蜜月，快半個月的班都是你幫他上的，你無所謂？

小：真的？我都忘了。

老：不是我要說你，你這個樣子在社會上是會吃虧的。

小：我一出生就吃虧了，不差這一次。

老：其他同事就是看你好講話、好欺負。

小：沒那麼嚴重。

老：你有沒有想過以後想要做些什麼？

小：以後？

老：對啊！你總有一些對未來的理想和目標吧。

小：嗯…沒有。

老：像我…我跟你說，我以後想要開一間酒吧，自己當老闆。

小：你真的很喜歡這個工作喔？

老：很有趣！每天可以聽到不同工作、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在聊天，你也可以跟他們說話，聽他們的故事，就跟看電影一樣，什麼情節都有，而且不會像電視連續劇拖泥帶水，一個晚上一定結束，每天都有新的故事、新的情節、新的男女主角，比雜誌電視報的八卦新聞還要精采。我深深感覺現代人太壓抑了，導致他們的另外一方面太開放了，你可以看見各種不同的解放方式，聽不懂啊？現代人太無聊了，酒吧裡就好像一個被壓縮的記憶體被「解壓縮」了！

小：前輩，很深奧！

老：你是說前半部分還是後半部分？

小：嗯…都是。

老：沒這麼困難吧！

小：前輩…

老：怎麼？

小：老闆有小孩嗎？

老：有，一個女兒，幹嘛問這個？

小：是老闆娘的？還是情婦的？

老：老闆和老闆娘的。

小：他們知道老闆養女人嗎？

老：首先我要先糾正你一點，應該是問他們知道老闆在外面搞女人嗎？

小：有什麼不一樣？

老：當然不一樣，她們是不是都是女人？

小：對啊。

老：是不是都讓老闆養？



小：是啊。

老：所以呀…

小：前輩，你很愛跟我抬槓耶。

老：找點話題，別那麼計較。

小：不知道老闆的女兒如果知道老爸在外面養女人，會有什麼反應？

老：我比較想知道老闆娘會有什麼反應？

小：老闆真的很有錢！

老：什麼？

小：不然怎麼養的起兩個女人，還開一間不太賺錢的酒吧。

老：我們的酒吧沒有不賺錢，只是沒有賺很多錢！

小：有什麼不一樣？

老：當然不一樣。…最近…經濟…不景氣。

小：「最近」？快兩年了吧！經濟不景氣已經變成社會上的一種常態現象。

老：想不到你也有這一番的見解，佩服佩服。

小：電視上專家說的。專家說社會上的這種現象…

（老酒保的手機響）

老：喂，老婆啊，嗯，今天加班，好，妳再打給我，拜拜。

小：要走了嗎？

老：等一下我可能會先走，我老婆的姐姐要生了，我得接我老婆過去看一下。你一個人等老闆，可以吧？

小：我無所謂。

老：對了，怎麼都沒看過你女朋友？

小：分手了。

老：分手多久了？

小：大概兩年兩個月吧！

老：沒有新一點的？

小：沒有。

老：要不要我幫你介紹，我這裡的「解壓縮檔」有不少資料。

小：沒什麼興趣。

老：不喜歡女人？沒關係，「解壓縮檔」應有盡有，好的貨色也不少，我一樣可以幫忙。

小：我不喜歡男人。

老：你很奇怪，難不成你有戀童癖？

小：越扯越遠了，前輩！

老：開玩笑的，開玩笑的。不過你一個人如果有個女朋友在身邊互相照顧，對你會比較好，前輩不會騙你的。

小：我無所謂。

老：女人很重要的。你知道我跟我老婆結婚多久？



小：(搖頭)

老：八年，八年囉，我很愛她，她也很愛我，當初…說真的，當初她家裡的人極力反對這門親事，我們想盡了各種方法要說服她家人，差一點就私奔了。你知道有多辛苦嗎？不過…現在想起來倒也不覺得辛苦了，反而變成我跟我老婆更珍惜對方的一個記憶、一個甜美的回憶，不像你們現在的年輕人，有了孩子就結婚，生了孩子就離婚，實在太糟糕！所以，找到一個適合的女孩子是很重要的，說吧！只要你需要，前輩一定幫你。

小：前輩…

老：有興趣了吧。

小：談戀愛到底是什麼感覺？

老：你問我，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小：我跟我之前的女朋友是青梅竹馬，從小就認識，唸書也都是同一所學校，一直在一起好像變成一種習慣，我以為我很愛她，會愛她一輩子，可是當她提出分手的時候，我卻一點也不難過，心裡面反而有一種感覺…覺得很幹，我才發現我一點都不愛她。

老：「習慣」真的是一種很不好的習慣！

小：你說什麼？

老：你不愛她是正常的，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愛，「愛」是一種感覺，是心和心的感覺，很奇妙的感覺，該怎麼說，嗯…等你碰到我再跟你說啦。

小：我怎麼知道我碰到？

老：這個…等你碰到，你就會知道，到時候我再幫你開導開導。

小：其實我對女人的印象很模糊，最清楚的感覺應該就是我媽，可是她在我出生後兩個月就死了。

老：你根本對女人沒印象吧！小老弟，你有沒有讀過聖經，聖經裡面有一篇創世紀，裡面說上帝造了男人亞當之後，從亞當的身體裡拿出一根肋骨，造了女人夏娃。後來亞當和夏娃受了蛇的誘惑—偷吃禁果，被逐出了伊甸園，他們就分開了。所以，重點是，男人為什麼要去追求女人，因為—要把身上的那一根肋骨找回來！

小：如果男人不想要自己的那一根肋骨或者是找錯了肋骨呢？

老：所以我說要找到適合的對象，你的肋骨還沒出現，等到出現了，你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男人。

小：我無所謂。

老：別這麼消極！你看我結婚八年，八年！八年！俗話說「七年之癢」，我連癢都沒有癢，為什麼？因為我找到了我的肋骨，寶果！所以你也可以的。

小：老闆的情婦和老闆在一起多久了？

老：一年多吧。

小：老闆娘竟然不知道，老闆太厲害了。

老：唉，老闆娘不但不知道情婦的事，連這間店她也不知道。



小：老闆很強喔。

老：老闆是有他的一套。

小：你跟老闆真的很熟。

老：我跟老闆是大學同學，他們家是有錢人，我是從南部上來的鄉下小孩，可是我們卻很要好，老闆算是有錢人家裡有能力的小孩子，我們畢業、退伍以後，他接手了他爸爸的兩間公司，我開始成為一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我們一直都有保持聯絡，後來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搞酒吧。大學的時候，他帶我玩遍所有的pub、disco還有酒店，他花了不少錢，我學了不少經驗…調酒的經驗，就這樣我們搞了這個酒吧。

小：所以你也股東。

老：我哪算的上股東，大部分的錢還是老闆出的。我太了解他了，他如果決定要做什麼事，不管花多少錢他一定要做好，所以你看店裡的裝潢佈置，可是花了一大筆錢！

（老酒保的手機響）

老：好，等我，拜拜。

小：要走了嗎？

老：差不多，這裡交給你。老闆有什麼事你先記下來，門記得鎖，要你一個人等不好意思。

小：我無所謂。

（小酒保看著前輩離開的背影）

小：我看著前輩離開的背影，心裡想這就是幸福男人的背影吧！之後我等了兩個小時二十二分鐘二十二秒，我關門走人，早上六點整！早上六點整，太陽四射的光芒，讓原本已經睡眼惺忪的我，更睜不開眼睛，我就在半夢半醒與搖搖晃晃之中，回家睡覺。過了幾天老闆出現了，他沒說那晚為什麼失約，我們也沒問，重點是一加班費照領，這是前輩說的。老闆的女兒今年剛考上大學，是個大學生，從小就跟前輩的感情很好，前輩過年過節去拜訪老闆，都還會準備一份禮物給她。感覺上老闆的女兒好像很相信前輩，很多話都會跟前輩說，前輩說因為他自己沒有女兒，所以把她當成自己的女兒一樣。

這兩個禮拜店裡很冷清，生意很差，連一些熟面孔、老客人都看不到。安靜，店裡是出奇的安靜，有的時候甚至聽得見前輩和我的腳步聲中夾雜著呼吸聲。前輩是很想的開，說樂的輕鬆，難得清閒，又做了不少新口味的調酒，當然我還是他實驗白老鼠的不二人選。

最近老闆和他的情婦常到店裡走動，前輩的臉色也隨著情婦逐漸增加到店裡的次數難看起來。這是一種十分詭異的默契，明明大家都知道要發生一些事情，卻閉嘴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提。老闆反常地三天兩頭就到店裡和前輩喝酒、聊天，而且是一個人，這很不像老闆，以前一個月來個三四次，說是來看看店裡的情況，其實是來找前輩喝酒，現在一天到晚來，反而比熟客更像熟客了。從老闆和前輩喝酒的模樣、交談的神情，我彷彿感覺到老闆的無



奈，還有前輩的無可奈何。老闆來的時間越來越奇怪，不是下午開店前就是凌晨打烊後，就連前輩也變的不像以前的活力十足，有點…有點無精打采。至於我，我無所謂，我每天一樣開門、一樣關門、打掃、調酒，我看著、感覺著所有的改變在我的身邊一一開始，看著這靜靜改變的一切，一切是這麼的模糊，這麼地與我不相關，卻也這麼的清楚、這麼地靠近我的四周。

1-2 私心

老：你還愛她嗎？

闊：誰？

老：別裝蒜，我不喜歡的那個。

闊：OF COURSE！我當然愛他。

老：所以你要她選擇哪一樣：你，幫你生個小孩；還是我，讓她變成我的老闆，把這裡搞成他媽的咖啡館。

闊：你很生氣喔？

老：我…我沒有生氣，只是一點小抱怨。

闊：你罵髒話！

老：誰沒罵過！

闊：我認識你二十幾年，想看你發脾氣比我賺錢還難，從大學到現在，數都數的出來你發過幾次脾氣。在同學眼裡，你是個好好先生，連被女朋友甩了，你還是用你的摩托車接送她上下課，整個學期！

老：順路嘛！

闊：(想了一下)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樣？

老：二十年的交情，你沒穿褲子我都看過，你，聰明、大膽、果決、有強力的企圖心！

闊：我不是問這個。

老：不然你要問什麼？

闊：TWO WOMEN！

老：TWO WOMEN？是MANY WOMEN吧！

闊：逢場做戲的不算。

老：嗯，愛玩、亂搞、沒大腦、優柔寡斷、見一個愛一個，標準發情公狗的代表！

闊：太誇張了吧！

老：我已經修飾過了。

闊：好了，逢場做戲的不算，我真的很愛她。

老：那你老婆怎麼辦？

闊：我對她早就沒感情了。

老：從大學玩到現在，你怎麼還沒學乖？

闊：不要用「玩」這個字，我是很真心去愛她們每個人，很認真看待愛情的。

老：你以為你是誰？



闊：怎麼說？

老：你懂什麼叫做談戀愛嗎？認真？記不記得大學的心理學老師，他說，「男人從青春期以後，大部分的時間是用屌在思考，而不是用腦。」我說，你除了工作用腦子以外，其他所有的時間都是用屌！

闊：什麼比喻！

老：別的不說，大學同班同學你追了幾個？

闊：不就那麼幾個…這…你不是常說要找到適合的對象，所以我在找。

老：你還真持之以恆，好！班上的不算，別系的怎麼說？還有數都數不完的別校聯誼女同學們！

闊：你今天是怎麼了，一直在跟我翻舊帳？

老：不是翻舊帳，是提醒你，不要再玩下去，如果玩不起會死的很難看，不要忘了，你已經不是年輕人，你是人家的丈夫，一個孩子的爸爸！

闊：你扯到哪裡去了？

老：面對吧！

闊：（沉默不語）

老：離婚嗎？

闊：什麼？

老：我說所以你打算要離婚？

闊：對，你知道我的個性，在工作上，我只要看對了時機、方向，我就會毫不猶豫地做出決定，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唯獨對女人，我真的沒輒。不過這一次我是已經下定決心，我要跟我老婆離婚，然後過了一陣子，再跟她結婚，不會讓她再當情婦。

老：你是玩到腦袋壞掉？離婚再結婚，你以為你是誰，好歹你也是知名企業的負責人，狗仔隊不挖你的醜聞才怪。

闊：我跟我老婆已經一點感情都沒有了，你是我，你會怎麼做？

老：我…上帝造了男人亞當之後，從亞當的身體裡拿出一根肋骨，造了夏娃。後來亞當…

闊：後來亞當和夏娃受了蛇的誘惑—偷吃禁果，被逐出了伊甸園，他們就分開了。所以，重點是，男人為什麼要去追求女人，因為—要把身上的那一根肋骨找回來！

老：你知道嘛！

闊：從大學聽你講到現在，我背也背起來了。

老：所以你懂不懂？了不了…（話未說完）

闊：我覺得我找到了！

老：了不了解…

闊：所以我一定要跟我老婆離婚。

老：這句話我也聽到背起來了，你要騙誰？每一個女人都是你在找的肋骨，那你身上不是一根肋骨也沒有，講什麼肖話！



闊：我這一次是認真的。
老：我不管你是認真也好，玩玩也好，如果店要交給那個狐狸精管，那我就說拜拜！
闊：不要這樣。
老：哪樣？叫我別走，還是別叫她狐狸精？
闊：你…
老：你那麼多女人，我最討厭就是這個，要不是因為你，她進門一次我趕她一次，她的生意我寧可不做。
闊：你今天是不是吃了炸藥？
老：幹嘛？我的樣子像吃了炸藥嗎？
闊：整間店好像火藥庫。
老：隨便你怎麼說，反正我是鐵票，反對票！別忘了，還有你女兒芸芸，她怎麼辦？
闊：芸芸也19歲了，夠大了。我想她會諒解的，我又不是以後不照顧她了。
老：話是不錯，你還是要站在芸芸的立場想一想。
闊：我會的。
老：芸芸還是個小女孩，你別高估了她，也別高估了你自己。
闊：我知道，我知道，（電話響起）好。我還有個會要開，我要先走了，這件事…這件事有最新進展，我再跟你說，我走了。
老：（看著老闆的背影）有沒有搞錯，還什麼「進展」！

2-1 預感

小：「進展」？
老：對，我看老闆的腦子真的玩女人玩壞了。
小：很厲害！
老：厲害什麼？
小：女人啊，老闆對女人真的很有一套。
老：到時候玩出人命，就真的知道厲害了！
小：老闆娘在做什麼？
老：做直銷，也做到了藍寶石經理。我說你啊，千萬別學老闆，他遲早會有報應的，要記住，男人為什麼要去追求女人，因為—
小：因為要把身上的那一根肋骨找回來！
老：你知道就好。
小：前輩，你別念了，又不是我亂搞。
老：未雨綢繆啊，念久了，你就不敢亂搞了。不過，看你的樣子，是不會…（話未說完）
小：你念了老闆幾十年，老闆還不是照樣四處玩，四處搞。
老：你羨慕啊？



小：(搖頭) 老闆對女人真的很有一套。

老：小老弟，是你女人碰得太少。

小：你經驗很多嗎？

老：你沒聽過「不能與不為」，我是不為，不是不能。

小：喔。

老：我年輕的時候，也是風靡校園的帥哥，是因為我有我的堅持，不然我也是「殺手」。

小：老闆喜歡嗎？

老：什麼？

小：喜歡腳踏多條船。

老：說實話，他是犯賤，從大學我認識他，就是這樣。

小：老闆從以前就這麼厲害了！

老：不是厲害，是狗改不了吃屎。

小：你對老闆很不滿哦？

老：不是不滿，我和他這麼多年的老朋友，他做任何決定，我很少有意見，唯獨女人，我對他的處理方式，不敢苟同。

小：你覺得很嚴重？

老：也不是嚴重，是…不喜歡，不欣賞。

小：我沒看過你罵老闆…

老：孔子說過一句話，你知不知道？

小：(搖頭) 你不說我怎麼知道。

老：「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小：(搖頭) 你說。

老：一個男人，一輩子最大的負擔就是女人和小孩子。你懂嗎？

小：(聳聳肩) 或許吧！

老：孔子不愧是至聖先師，在幾千年前，就已經發現這個道理。

小：這種事跟「至聖先師」有什麼關係？

老：反正重點是—不要亂搞女人。

小：反正重點是—你覺得老闆在亂搞女人。

老：亂搞是好聽，他就像一隻野狗，發情的野狗，到處找母狗交配。

小：難聽，這個就真的很難聽了。

老：他不覺悟，等報章雜誌登出來，才是難看。

小：報章雜誌登出來？

老：知名公司企業鉅子風流成性，始亂終棄，過程始末，全程報導，保證辛辣，獨家！

小：登出來就登出來，老闆喜歡就好。

老：他好不容易又合併了幾間公司，現在是如日中天，我不想看他被女人毀了。

小：前輩…



老：什麼？

小：我突然很好奇。

老：什麼？

小：你為什麼這麼關心老闆？

老：你是不是覺得我靠他吃飯，所以很關心他？

小：(搖頭) 不是，我也說不上來。

老：1989 年的時候，我爸的朋友做生意，要借錢，找我爸當保人，後來那個傢伙生意失敗躲到大陸去，結果倒楣的是我們家，討債的全找上門來，你知道多少錢嗎？一千萬！我到哪裡生出一千萬？我媽跟我爸每天吵架，我媽吵著要自殺，我根本沒有辦法好好上班，整個人好像被綁起來，什麼都做不了。這種情形過了一個多月，就在我萬念俱灰的時候，沒人來討債了，說錢還清了，我實在想不透有誰可以幫我們還這筆債務，我沒有讓其他人知道，其他人就算知道也沒那麼多錢幫我們，我想了又想，只有老闆。

老闆就告訴我，是他還清的，我爸去找他，請他幫忙，我很生氣，可是老闆說沒關係，錢再賺就有，叫我不再責怪爸爸，老人家心裡負擔已經很大，不要再讓老人家難過，畢竟爸爸還是爸爸；我心裡當然明白他的意思，老闆的爸爸因為肝癌已經過世了。(深深吸了一口氣) 為了女人，不值得！

小：老闆會有他自己處理的方法。

老：最好是這樣。

小：老闆是聰明人。

老：你沒聽過一句話：聰明反被聰明誤！我擔心的還有芸芸。

小：芸芸？

老：老闆的女兒。

小：老闆的女兒？

老：芸芸不知道她老爸在外面養女人。

小：她應該要不知道吧。

老：怕是怕她知道以後，會受不了這個事實。

小：前輩，現在電視一天到晚不是在演第三者介入，夫妻離婚；就是新聞 24 小時報導婚變情殺、搶小孩或者不要小孩，看都應該看習慣，沒事啦！

老：你很看的開。

小：不是，電視上專家說的。

老：我記得，我印象很深，以前大學心理學老師說過一個理論「潛意識催眠」：只要不停地對一個人傳遞一句話、一個畫面、一個消息，他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接受這句話、接收這個訊息，到最後，他就認同，就相信啦！我說這就是習慣！

小：所以？

老：所以就是「習慣」問題，越多人覺得離婚沒什麼，有第三者沒什麼，當第三者沒什麼，這個社會就越來越亂。



小：我無所謂。

老：這不是無所謂、有所謂的問題。

小：那是什麼問題？

老：這個問題就是…，我不是要說這個。

小：（點頭示意）你說。

老：我看著芸芸從小長大，她的個性我很清楚，很獨立也很依賴。

小：前輩，你很矛盾喔。

老：就是「矛盾」！芸芸很有自己的想法，她不想當溫室裡被照顧的花朵；可是卻又從小在父母親的千萬呵護下長大，她很單純，也是任性，如果知道爸爸媽媽要離婚，她一定不能接受的，誰知道她會做出什麼事。

小：那個—芸芸，真的都不知道老闆在外面養女人嗎？

老：說實話，我不知道，她沒問過，我沒說過，也沒人在她面前提過。

小：老闆真的很厲害。

老：厲害？如果真的厲害，就不會偷吃還要帶走！

小：偷吃？帶走？

老：講了那麼久，你是懂不懂？

小：（先點頭，又搖頭）我…

老：算了、算了，我去盤點。

小：（看著老酒保離去的方向）生意不好，幹嘛一天到晚盤點？
（小酒保自言自語的同時，芸芸進來，坐在小酒保的前面）

小：這裡未滿十八歲禁止進入。

芸：（拿出學生證）給你看，我要二十歲了。

小：大學生！你幹嘛穿高中制服？

芸：心情不好，不行嗎？

小：我又沒說什麼。

芸：給我酒。

小：酒？

芸：對，你們這裡不賣酒，賣什麼？

小：小孩子不要喝…

芸：我不是小孩子！
（芸芸說完，小酒保拿出酒杯倒了一杯酒給芸芸）

小：喝太多了。

（芸芸喝了一口，覺得太嗆）

芸：你幫我喝。

小：我幫你喝？

芸：對啊，你不敢？

小：我無所謂。

芸：等一下。



小：幹嘛？
芸：我要喝其他的東西。
小：那妳要喝什麼？
芸：隨便，你拿什麼，我就喝什麼。
（小酒保拿出一個杯子和一瓶牛奶）
小：拿去。
芸：牛奶？
小：不敢喝？
芸：喝就喝。
（芸芸一口氣喝完）
芸：我還要。
（小酒保又幫芸芸倒了一杯）
芸：你可不可以笑一個給我看？
小：無緣無故幹嘛笑？
芸：拜託，拜託，求求你啦！
小：不想。
芸：我心情不好，你們不是顧客至上嗎，笑一個啦！
小：我心情…
芸：你心情不好。
小：我沒有心情不好。
芸：那笑一個會怎樣？
小：我也沒有心情好。
芸：你這個人很奇怪，說話沒頭沒尾，你是外星人嗎？
小：隨便妳怎麼說，我無所謂。
芸：不笑拉倒，不稀罕。
（芸芸說完，突然打了一個嗝，小酒保笑了笑，搖搖頭）
芸：你很奇怪，叫你笑，你不笑，不要你笑，你又開始笑。
小：不會喝，就不要喝。
芸：哼。偷偷告訴你一個秘密。
（小酒保做自己的事，沉默不應）
芸：你要問是什麼秘密？
小：是什麼秘密？
芸：是一個所有人都不知道的秘密。
小：喔。
芸：你要問為什麼所有人都不知道？
小：妳乾脆自問自答比較快。
芸：快點問，不要岔開話題。
小：為什麼所有人都不知道？



芸：因為我不想讓他們知道。
小：妳喝醉了。
芸：可是我要告訴你。
小：我？
芸：對，我決定告訴一個我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我的人。
小：妳說吧。
芸：我要離家出走，我要離開這個世界。
小：然後呢？
芸：笨蛋，死了就沒有然後啦，你真的很笨，我會被你氣死。
小：死？
芸：我要自殺。
小：自殺？
芸：對，我不喜歡這個世界。
小：我還好，馬馬虎虎。
芸：你知道大人一直在撒謊，卻不肯承認。
小：嗯…這個…
芸：算了，你也是大人。
小：說來聽聽。
芸：我爸跟我媽終於要離婚了，他們表面上說很愛我，其實都還不是為了自己。
小：所以…
芸：他們終於要撕破這個假象了。
小：這樣沒什麼不好。
芸：那我呢？
小：這一我就知道了。
芸：算了，跟你講也是白講。
小：其實很多事我也不懂。
芸：你騙誰。
（老酒保出）
老：芸芸！
芸：叔叔。
小：芸芸？
老：妳怎麼在這裡？不是，妳怎麼會來這裡，酒，妳喝酒？（對小酒保）你怎麼倒酒給她喝？
小：干我什麼事？
芸：叔叔，你怎麼也在這裡？
老：你去盤點。
芸：你們認識啊？
小：我去盤點？

老：對，去，別囉唆。

芸：你們認識啊？

老：對，我在這裡工作。

芸：我跟你說，爸媽要離婚了。

老：已經決定了？

芸：不是，是我猜的。

老：喔。

芸：可是，為什麼你好像早就知道？

老：也不是啦，妳爸爸有跟我討論，交換意見。

芸：我爸在外面養女人，對不對？

老：不是啦。

芸：不要騙我。

老：妳怎麼知道？

芸：女人的第六感。

老：女人？芸芸，妳才多大？

芸：夠大知道所有的事情。

老：大人有大人的苦衷！

芸：大人的苦衷！你是幫老爸的吧？

老：不是。

芸：那你幹嘛替他講話？

老：他也掙扎了很久。

芸：掙扎？如果沒有另外一個女人，我老爸還需要掙扎？

老：我知道這種事情，妳很難諒解妳爸爸。

芸：有什麼好諒解的？本來就是他不對。

老：不管怎樣，他都是妳爸爸，妳就多替他想一想。

芸：那他有替我想嗎？有替媽媽想嗎？

老：他們雖然離婚，還是朋友，也不會丟下妳不管。

芸：我不稀罕。

老：妳是不是擔心要跟誰住？他們會尊重妳的意見，不會強迫妳的。

芸：老爸一定是跟外面的女人住在一起，我才不要跟他一起住。

老：沒關係，那跟媽媽住，可以互相照顧，妳爸也比較不會擔心。

芸：我不要。

老：為什麼？

芸：不要就不要，沒有為什麼。

老：他們都很疼妳，要離婚真的也是不得已的。

芸：我不喜歡他們在別人面前相敬如賓，一副幸福家庭的樣子，不愛了，早點說清楚，幹嘛拖拖拉拉，你們大人老是愛搞這一套。

老：這牽涉到很多層面、很多部分，要顧忌的事也有很多，總而言之，很複雜的。



芸：前兩天，我不小心看見…媽媽在掉眼淚，我真的不懂。妳知道嗎？媽媽的後面掛的就是跟爸爸的結婚照。

老：我…

芸：叔叔，我從小就覺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朋友，可是當我不再是小朋友以後，什麼事都變了，我最近看我們全家合照的照片，都會很難過，都會掉眼淚，我討厭回家，我討厭爸爸，我從來沒有討厭過他。

老：芸芸，以後妳要討厭的事情還很多，試著去習慣吧！

芸：你們大人都一樣。

老：聽叔叔說一句話，妳自己一定要好好過日子。

芸：我在乎的人都不在乎我了，誰稀罕好好過日子。

老：他們沒有不在乎妳，妳不要這麼任性。

芸：任性？你們只會說小孩子任性，有沒有想過你們自己是不是也一樣任性？

老：（聽完愣了一下）任性…

芸：是不是沒想過？我以前很希望長大，希望長大以後可以跟媽媽一樣漂亮、能幹，然後找一個像爸爸的好男人，跟他一起生活。原來這一切都是騙局，我討厭長大，我討厭大人，我討厭我自己，討厭自己為什麼那麼傻。

老：人總會長大，總會因為長大失去一些什麼東西；因為長大，而得到一些什麼東西，人生就是這樣。

芸：我要走了。

老：妳要去哪裡？

芸：你放心，我會回家，不過不是現在。

老：他們知道妳知道了嗎？

芸：還不知道，我在想他們要拖到什麼時候才要告訴我。算了，反正告不告訴我結果不是都一樣！叔叔，不用擔心我，自己保重，我走了。

老：芸芸…

（芸芸示意老酒保不要說了，與老酒保互看一眼，轉身揮手離去。）

2-2 朋友

小：這個世界真是奇妙，每個人都有好多種身分，用不同的身分去面對每一個要面對的人，前輩說這也是人類進化的一部分，我點頭，因為電視上專家也是這麼說的。我在想當人有比較好嗎？好像比較多煩惱、比較多問題、比較多不自由吧！大人的社會對這個小女孩來說，好像不是人騙人、就是人吃人，想一想，活的認真就是跟自己過不去，雖然我覺得人本來就應該為自己活，可是…可是…算了。

見到老闆的女兒，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感覺有一點熟悉，感覺有一點陌生，我覺得應該要很陌生的啊，可是沒有。這兩天我發現了一件事，我腦子裡開始會浮現芸芸的樣子，而且是在喝牛奶的時候。開始分不清是因為想到芸芸所以隨手去拿牛奶、喝牛奶；還是因為喝牛奶讓我想到芸芸。



老闆最近很少來店裡，聽前輩說，公司有一筆大生意要談，現在景氣不好，當然要把握機會，我，我無所謂，反正我有薪水拿。

情婦獨自到店裡的次數並沒有因為老闆不常來而減少，我每次還得替前輩應付這個女人。前輩說，這種女人是標準的狐狸精，能躲多遠就躲多遠，還告訴我，年輕人要多磨練，所以交給我應付。

現在上下班的時間變得很不固定，有的時候，我到店裡三四個鐘頭，前輩才出現，有的時候吃過晚飯，他就叫我下班了，其他同事多少有一點抱怨，前輩說又沒有扣大家薪水，大家倒也無話可說，而我，我是無所謂，反正，上班有薪水拿，就好了。

最近下班常經過一個公園，平常也不是十分注意，只是一開始不太習慣沒有夜色籠罩的它。老闆曾經跟我提過，一個好的城市生活品質，來自於它的公共建設是否成功符合人們需要，我看著老闆滔滔不絕地說著，有一種很不搭調的感覺。其實，對我來說是沒什麼影響。公園，只要有路可以散步，只要有樹可以乘涼，只要有草皮可以踏青，就好了，這是前輩說的。

今天傍晚的夕陽給人一種暈沉沉的感覺，我彷彿被它領著，又走到了公園，我有點累、有點倦，四周小孩的嬉鬧聲漸漸離我遠去，我閉上我的雙眼想要好好睡一覺。

芸：喂。

（小酒保沒有反應，芸芸又叫了一聲，仍無動靜，芸芸大叫，小酒保驚醒。）

芸：喂。

小：是妳。

芸：你怎麼在這裡？

小：下班了。

芸：現在才幾點，你下班了？

小：前輩說下班，我就下班啦。

芸：前輩？

小：就是妳叔叔。

芸：喔，你很奇怪，叫別人前輩。

小：不會啊。

芸：你幹嘛不回去睡，要睡在公園？

小：沒有為什麼，走到這裡，想坐一下，就睡著了。

芸：你很自在喔。

小：什麼？

芸：我說你都沒有煩惱。

小：幹嘛要煩惱？要煩惱什麼？

芸：真好，我好希望像你一樣，你都沒有煩惱。你知道…你不知道啦，像我，以前一直在為我的成績煩惱，要上哪一所國中，要上哪一所高中，要上哪一所大學，現在又要煩惱爸媽離婚我要跟誰住，他們又要跟誰住在一起，很煩！



小：哇，你想好多事喔。

芸：你知道嗎？我一直對我的未來、我的人生充滿期待，我想只要我好好讀書，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後來我才發現，我想要的一切都是書上告訴我的，可是書上卻沒有告訴我，我要怎麼去面對我不想要的一切；我要怎麼可以不要我不想要的一切！

小：嗯，好繞口。

芸：你有沒有在聽？

小：有啊，可是我從來沒想過。

芸：你爸媽相愛嗎？

小：我不知道。

芸：不知道？

小：我出生沒多久，我媽就死了。

芸：你以後想做什麼？

小：不知道。

芸：不知道？

小：我沒想過。

芸：為什麼？

小：沒想過就沒想過，沒有為什麼。

芸：我想出去唸書。

小：出去？

芸：外面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

小：喔。

芸：那裡有很多是我們這裡看不到、接觸不到的東西。

小：好像真的很遠喔？

芸：你真的都沒有想過出去走走？

小：我現在已經出來啦。

芸：我是說，離開這裡，飛到另一個地方。

小：飛到另一個地方？

芸：對啊。

小：要飛去哪裡？

芸：我怎麼知道你想去哪裡？

小：不知道，我從來沒想過。

芸：你沒有夢想嗎？

小：小時候有，現在沒有了。

芸：說來聽聽。

（小酒保搖頭）

芸：說嘛，拜託啦！

小：小的時候，很想見媽媽一面，因為別的小朋友都有媽媽，只有我沒有。後來



才知道媽媽生我是難產，醫生保住我卻保不住媽媽。後來媽媽身體實在太虛弱就死掉了，人死不能復生，我才知道，永遠見不到媽媽了，說完了。

芸：對不起。

小：沒關係，我無所謂了。

芸：你說的是希望，跟夢想不一樣，這樣吧，說說你現在。

小：現在？

芸：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有沒有女朋友，家裡有沒有其他人什麼的。

小：我很久沒回家，不知道家裡還有什麼人。

芸：女朋友呢？

小：我沒有女朋友。

芸：那有沒有喜歡的人？

小：沒有。

芸：平常喜歡做什麼？

小：沒特別想過。

芸：你可不可以稍微有一點答案。

小：我一直在回答妳。

芸：沒有、不知道、沒想過，這算什麼答案！

小：不然呢？

芸：你應該有一個目標或想法，這樣子別人才有辦法、才有話題跟你聊下去。

小：為什麼一定要聊下去？

芸：因為…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

小：妳很難過嗎？

芸：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小：我可以陪妳聊下去，妳不要這樣子。

芸：從小到大，我從來沒有孤單的感覺，不管在任何時候，總會有人在我身邊，可是…可是現在，我覺得自己好孤單，我覺得我只是一個人，只有我自己。

小：一個人沒什麼不好，我也是一個人。

芸：你喜歡一個人？

小：沒什麼喜不喜歡？

芸：又是這種答案。

小：一個人久了，自然就是一個人了。

芸：很深奧，聽不懂。

小：很少有人覺得我說話深奧，妳沒問題吧。

芸：你喜歡聽歌嗎？

小：沒什麼…還好。

芸：「把我的悲傷留給自己，妳的美麗讓妳帶走，從今以後，我再沒有快樂傷心的理由。」好聽嗎？

小：啊？



芸：我說歌好不好聽？

小：還不錯。

芸：送給你。

小：送給我。

芸：嗯，希望你想到這首歌，就會想到我。

小：喔，謝謝。

芸：我也要謝謝你，我好多了，我要走了，再見。

小：再見。

（小酒保看著芸芸離去的背影，逐漸消失）

小：我看著芸芸離去的背影，「把悲傷留給自己」，我怎麼覺得悲傷沒有走開，反而越來越沉重。

我開始懷疑說話的目的是什麼？要說服別人、欺騙別人，還是說服自己、欺騙自己，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腦袋開始一片空白，我看著人群漸漸模糊、不清楚，所有人的表情、動作好像在演默片一樣，我聽不見任何的聲音，甚至於表情、動作也在我的視線中消失不見。不知道是入夜後的冷空氣，凝結了我的思考，或著根本是我來不及反應，就已經被侵襲了。

我在街上開始閒晃，突然間一股寒意迎面而來，我才意識到今天的天氣特別冷，冷到刺進你的骨頭，冷到刺進你的心裡，冷到刺進你的腦袋，因為，我剛剛突然想到一件事，可是我馬上又忘了，（打個哈欠）我累了，真的累了。

3-1 暗盤

闊：（打個哈欠）我累了。

小：累了就回去休息。

闊：有一件事…

小：說啊，老闆你從來不拖泥帶水的。

闊：我把店交給她了。

小：誰？

闊：THE SECOND WOMEN。

小：喔，我無所謂啦。

闊：我實在拗不過她。

小：老闆。

闊：怎麼樣？

小：女人真的很難搞嗎？

闊：不是難搞，是一種負擔。

小：負擔？

闊：而且是甜蜜的負擔。

小：不懂。



闊：你知道，男人沒有女人是不行的。女人就像港口，男人就像船，船在外面奔波，等工作完畢，總是要回港口停泊的。

小：這跟甜蜜的負擔有什麼關係？

闊：我還沒講完，每一艘空的漁船出去都希望可以滿載而歸，滿載而歸代表什麼？代表豐收，代表所有靠漁船吃飯的人都有飯吃，代表港口生意熱絡。

小：還是聽不懂。

闊：沒有女人，男人就不會賺錢了。

小：喔。

闊：男人賺錢的原動力來自女人，為了要讓對方過更好的生活，這就是負擔，可是看見心愛的人開心滿意，也就滿足了，這就是甜蜜。

小：老闆…

闊：幹嘛？

小：可是你那麼多港口，不累嗎？

闊：我…

小：前輩其實很擔心你。

闊：擔心我？

小：擔心你被女人拖垮，身敗名裂。

闊：有這麼嚴重嗎？

小：我不知道。

闊：我不愛我老婆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是一直沒去解決罷了。本來想能拖一天是一天，可是你看另外一個，咄咄逼人，逼我做選擇。生小孩、讓她管這間店，你說我要選哪一樣，我跟我老婆都還沒離婚，想一想，我這是…

小：犯賤…前輩說的。

闊：他說的沒錯，我這次比談任何一個 CASE 都覺得沒有把握。

小：老闆…

闊：幹嘛？

小：你到底在怕什麼？

闊：我到底在怕什麼？問的好，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小：不知道就不用怕了！

闊：好像有點道理。

小：是這樣子啊。

闊：是掌握！無法掌握，我第一次覺得我無法掌握我身邊的所有女人，我的老婆，我的情婦，還有我的女兒。

小：找到問題了。

闊：我真是悲哀。

小：老闆…

闊：幹嘛？

小：你真的要跟老闆娘離婚，跟情婦公開。



闊：對啊。

小：你心裡已經做了決定，有什麼好煩惱。

闊：我只是想要給我老婆一個合理的藉口離婚。

小：為什麼？

闊：這樣我比較不會有罪惡感，比較不會覺得對不起她，還有對不起這個家。

小：老闆，你很矛盾！

闊：我是想給兩邊都滿意的答案。

小：很難。

闊：我也覺得很難。

小：很難懂。我是說很難懂。

闊：一開始我也以為我很懂，現在…

小：老闆…

闊：幹嘛？

小：你以前很能掌握女人？

闊：想學嗎？

小：(搖頭) 我對女人很陌生。

闊：小老弟，男人沒有女人就活不下去。

小：喔。

闊：可是有了女人也不見得輕鬆。

小：喔。

闊：所以只有掌握女人才可以輕鬆的活下去。

小：好像…好像有一點道理。

闊：狗屁！能掌握女人的男人有幾個？沒有幾個！我現在可是一鼻子灰。

小：可是你剛剛講的，很像那麼一回事。

闊：你有沒有聽過「烏托邦」？

小：嗯，有。

闊：你有沒有聽過「桃花源」？

小：有。

闊：你相信嗎？

小：(猶豫) 嗯，不知道耶。

闊：都是騙人的，如果有我早去了。

小：老闆…

闊：幹嘛？

小：你跳太快，我聽不懂。

闊：理論和實際操作是有一段距離的！我身邊一直圍繞著女人和錢，經驗夠豐富了吧？我告訴你，我輸給了女人，卻也沒贏多少錢。

小：唉，我就說是酒吧賠錢，前輩還不承認。

闊：不是。



小：喔，那聽起來，就是女人把你害慘了。

闊：此言差矣！「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只是我現在要面臨的是：繼續划船，還是自己游泳。

小：店什麼時候要重新裝潢？

闊：快了，我還要趕在裝潢前，想辦法告訴你那個前輩，頭都大了。

小：老闆…

闊：幹嘛？

小：你跟前輩感情真的很好。

闊：像兄弟一樣，比兄弟還親。

小：你很怕他喔？

闊：怕他？

小：怕他唸你。

闊：有的時候比我老婆還囉唆，一天到晚叫我不准亂搞女人。

小：對啊。

闊：還有更難聽的，他說我就像一隻公狗，到處找母狗交配。

小：對啊。

闊：（驚訝）你也這麼覺得？

小：前輩也有說過。

闊：我也不是見一個愛一個，感覺對了就對了嘛！兩個人在一起兩相情願，我又沒有強迫別人。

小：你用騙的。

闊：我？

小：前輩說的。

闊：不說了。

小：老闆…

闊：又幹嘛？

小：你對你媽媽有沒有印象？

闊：妳說哪一個？

小：媽媽？

闊：我有四個媽媽，大媽、二媽、還有小媽，她們都很疼我。我媽是我爸的第三個太太，小我爸十歲。從小家裡我爸說話最大，他說了就算，所以我的記憶裡很少我媽媽的聲音，我只記得她抱我、摸我的那一雙手。

小：你愛你媽媽嗎？

闊：當然，你不愛你媽媽？

小：我不知道，我媽對我來說，很陌生，可是我又會常常很想她。

闊：這就是愛囉。

小：這是愛？

闊：對，你會想她，表示你愛她。



小：喔。老闆…

闊：幹嘛？

小：你心裡想那麼多人，不累嗎？

闊：我…你消遣我。

小：我只是覺得有的時候，想我媽媽一個人就很累了，你怎麼可以同時想很多人呢？

闊：我沒有同時，我是一個一個想，我…我幹嘛跟你討論這個！

小：你惱羞成怒？

闊：不要亂用成語，我沒有惱羞成怒。我要回公司了，記住不要跟你前輩提今天的事，我準備好了，自然會告訴他，我走了。

小：老闆…

闊：又怎麼了？

小：拜拜。

闊：拜拜。

（小酒保看著老闆離去的背影）

小：我看著老闆離去的背影。老闆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不知道。他對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有自成一套的說辭，我想這就是所謂的商人，而且是奸商，「奸商」是前輩說的。

前輩這幾天不太像以前那樣，那樣滔滔不絕的講話，其他同事說，目前酒吧遭受空前的低氣壓包圍，要每個人好自為之。前輩也不再調新的酒叫我嘗試，我是無所謂，可是看見前輩心不在焉卻有時若有所思的樣子，還是覺得怪怪的。

店裡也變的怪怪的，情婦最近常帶人來店裡，看看這裡、看看那裡，說擺設不好影響風水；說光線不好影響生意；說我們酒保的臉太臭，影響客人心情，被她一次又一次的批評，感覺這間酒吧應該被炸彈炸掉，重新再蓋，才能符合情婦心目中的標準。

巧的是，情婦每次來踢館，前輩都不在，不知道是情婦時間挑得好，還是前輩有預感躲得快。同事們說，這兩個人碰在一起，一定世界大戰，我是無所謂，不就是一男一女，如果真的打起來，我應該會站在前輩這邊，因為我討厭情婦的樣子。

天氣鬧脾氣似的變冷，店裡的每個人因為如此，感覺氣氛僵的很，當然也包括了老闆和前輩。

3-2 男人

闊：說句話吧。

老：說什麼？

闊：隨便說點什麼都好。

老：那你希望我說什麼？



闊：我…不知道。

老：那就算了。

闊：你平常很多話的。

老：今天不想講。

闊：唸我兩句也好。

老：這間店你的股份最多，你是大股東，你是老闆，你要讓誰來管這間店，我能管嗎？說了，有用嗎？

闊：她實在跟我吵得太凶了，這件店就放給她玩，大不了我們再開一間。

老：有錢不是這樣花的，遲早你會死在她的手下。

闊：不會的。你對她成見太深了。

老：不說了。

闊：我自有我的安排。

老：你騙誰啊！我不了解你嗎？

闊：我知道你很不高興我把店交給她。

老：誰都知道我不高興。

闊：你就當幫我一次。

（老酒保不理不睬）

闊：算我求你。

老：不要求我。你老婆你打算怎麼辦？

闊：我一定會跟她離婚。

老：你跟她提過了？

闊：還沒，不過我想我們兩個人都有共識了。

老：什麼共識？

闊：離婚啊！

老：從哪裡看得出來？

闊：（沉默片刻）一種感覺。

老：「感覺」？我看你是在幻想、在逃避！你騙我沒關係，可是你還要騙自己多久？你要把店交給誰，我沒有意見，只是你可不可以像談生意一樣，把女人的事情乾淨俐落解決，不要再拖拖拉拉。

闊：我在解決啊！我想要讓結局好看一點，我不想讓別人說，我為了情婦，而跟我老婆離婚，我是真的不愛我老婆嘛！這「情婦」它也許是條件之一，不一定是必要條件啊！所以，我絕對不會承認我是因為第三者的介入，才要跟我老婆離婚，我們要離婚的原因很多，個性不合、理念不同、生活習慣不一樣、思考方向南轅北轍、很多觀念都有衝突、還有…還有孩子大了嘛！我到底再說什麼？

老：就是不愛了！

（兩人突然沉默，動作靜止，彷彿時間暫停，過了一會，老闆慢慢地喝著手中的飲料，說話）



闊：(喃喃自語)不愛了。

老：我早就說總有一天你會被女人搞瘋。

闊：我真的犯錯了嗎？

老：你這句話很像一喝醉酒的人一直說自己沒喝醉，是一樣的道理。

闊：這幾個月我被搞的筋疲力盡，我還真想喝醉。

老：你還是沒聽進去。

闊：什麼？

老：沒事，我們今晚就喝個不醉不歸。

闊：好，不醉不歸！

老：喝。

闊：敬你，喝一杯。

老：敬我幹嘛？

闊：隨便找個理由，不然喝不出痛快。

老：好，就敬我。

闊：敬我自己，喝一杯。

老：敬你，喝一杯。

闊：敬這家酒吧，喝一杯。

老：敬這家酒吧，喝一杯。

闊：敬我要跟我老婆離婚，喝一杯。

老：敬離婚，喝一杯。

闊：敬我要跟我情婦結婚，喝一杯。

老：敬結婚，喝一杯。

闊：敬我是個爛人，喝一杯。

老：說的好，喝一杯。

闊：敬十八號，喝一杯。

老：敬十八號…誰是十八號？

闊：我們大學班上的十八號，給我兩巴掌的十八號，我永遠忘不了的十八號女同學。

老：(試問)叫什麼名字？

闊：不重要，反正就是十八號！

老：呵呵…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

闊：你說。

老：其實你知道嗎？那兩巴掌是我叫她給你的。

闊：那兩巴掌可是我人生的第一個挫折。

老：你是應該多受點挫折。

闊：兄台，此言差矣！就是因為受過挫折，我告訴我自己絕對不可以再被挫折打敗。

老：荒謬！就是有你們這種人，國家、社會才會一點進步都沒有。



闊：你錯了。
老：我錯了？
闊：就是因為有我們這種絕對不被挫折打敗的人，整個國家社會的生機才會如此蓬勃。
老：自圓其說。
闊：隨便你怎麼，我只想讓我自己好過一點。
老：自私！
闊：你知道我的心情嗎？
老：不知道。
闊：我承認我犯錯，我也想要補救，可是能怎麼辦呢？我為什麼願意把店交出去？甚至連我老婆的贍養費我也都準備好了，我為的是什麼？大家好過嘛！我真的不想虧欠任何人，大家好過，我心裡也好過！你懂不懂？
老：你欠的人太多了，現在才想要補償，會不會太晚？
闊：我讓每一個女人不愁吃、不愁穿，你說的未免太誇張了！
老：這些跟過你的女人要的是錢嗎？不全然吧！你老是把所有事情都量化、物質話，老同學，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一加一等於二。
闊：我已經盡我的力量去照顧每一個人，我還不夠仁至義盡！
老：你可不可以清醒一點？法律有規定你要照顧這麼多人嗎？法律有叫你要花錢？還是你有被強迫做這些事？沒有！你完全是咎由自取。
闊：我…（沉默）
老：沒話說了。你的任何決定我干涉不了，也無權過問，站在老同學的立場，一句話—好自為之。
闊：我知道。
（一陣沉默）
老：我跟芸芸見過面。
闊：你去我家？
老：芸芸來這裡。
闊：她來這裡幹嘛？
老：喝酒。
闊：喝酒？
老：到酒吧不喝酒，要幹嘛？
闊：然後呢？
老：她說她已經知道你外面有女人，你們夫妻要離婚。
闊：該死。
老：誰該死？
闊：她都知道了？
老：她說她用猜的。
闊：她也知道這間酒吧？



老：不知道。她是瞎矇上又剛好遇到我。
闖：她還好吧？
老：你是她爸爸，你問我，有沒有搞錯。
闖：最近我跟芸芸話越講越少，我有的時候回從她的反應和表情中感覺到她…感覺到她—討厭我。
老：我知道。
闖：你知道？
老：芸芸有提到這件事。
闖：她說什麼？
老：沒說什麼。你自己多跟芸芸聊聊，聽聽她心裡的想法和她的感受。
闖：再說吧。
老：再說…再說，我懶得理你了。
闖：我一件、一件事情解決，我需要時間。
老：我怕你沒多少時間了。
闖：講這麼難聽。
老：不講、不講了，喝酒。
闖：喝酒，喝就喝！

4-1 遠行

芸：你喝不喝酒？
小：不喝。
芸：騙人，做酒保的不喝酒。
小：為什麼做酒保的一定要會喝酒？
芸：沒有啊，只是覺得理所當然。
小：我不喝，不過有的時候也會喝。
芸：那就是會喝酒啦。
小：以前前輩都會調一些奇奇怪怪的酒，叫我當試驗品喝喝看。
芸：以前？現在叔叔都不調了嗎？
小：嗯，好一陣子。
芸：為什麼？
小：妳問我？
芸：不然問誰？
小：我也不知道，大概有心事吧。
芸：什麼心事？
小：我怎麼知道？妳跟他那麼熟，你自己問她啊。
芸：我覺得人真的活的很辛苦，就算再怎麼準備、預防，我們還是沒辦法預測明天、後天甚至未來會發生的事。「未雨綢繆」好像一點用都沒有，你說對不對？



小：我不知道。

芸：你不知道？

小：我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

芸：你想一下。

小：什麼「未雨綢繆」？人過日子所以活著，因為活著才可以過日子，不就是這麼簡單。

芸：如果那麼簡單就好了。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你只剩下三天可以活，你希望最後這三天要做些什麼事？

小：不知道。

芸：你想像一下。

小：沒什麼想法。

芸：一定有的，你努力想一想。

小：我沒有想做什麼事，不過如果真的死了，我有一個願望。

芸：你說。

小：我想看看我死去的媽媽，跟她見一面、說說話，我從來沒有跟我媽媽說過話，連她的聲音都沒聽過。

芸：你死了，就會看到媽媽，就可以跟她說話了。

小：真的嗎？

芸：我想應該是吧。

小：那如果找不到，怎麼辦？

芸：我也不知道。

小：妳說說妳跟妳媽媽的事給我聽，讓我分享一下有媽媽的感覺。

芸：要說什麼？

小：隨便啊，說妳想到的，妳記得的。

芸：我記得我小的時候不肯學鋼琴，我媽媽問我為什麼？

小：為什麼？

芸：因為我們全班的女同學每一個都要學，我心裡想我才不要跟她們一樣。

小：然後呢？

芸：我就這樣跟我媽媽講，還跟她說我要學小提琴，我媽媽聽完，就笑一笑。她告訴我，如果我想要學小提琴就要連鋼琴一起學，我問為什麼？她說我們不一定要會別人不會的，可是別人會的，我們一定要會。從小，我的爸爸媽媽都這樣告訴我，我也這樣告訴我自己，不可以輸給別人。我真的覺得很可笑，我輸給我爸媽；我媽輸給我爸；我爸輸給狐狸精，我有一種徹底被打敗的感覺。

小：妳媽媽現在好嗎？

芸：我也不知道。她在我面前看起來很堅強，到底是真的、還是裝的，我也已經分不太清楚了。

小：妳愛妳媽媽嗎？



芸：當然愛，為什麼這樣問？
小：愛的感覺是什麼？
芸：愛的感覺？很難解釋，愛有好多種。
小：我身邊的每一個人告訴我，愛一等我碰到了，我就知道什麼是愛，可是我最近在想，如果碰不到，我不是永遠都不知道了。
芸：你真的蠻慘的。
小：我是沒有想到很慘。
芸：以前我一直以為我知道愛是什麼，現在我也迷糊了。
小：妳也很可憐。
芸：打勾勾吧。
小：幹嘛？
芸：打勾勾，我想要跟你當好朋友，永遠的朋友。
小：我們現在不算朋友嗎？
芸：算啊，我希望我們可以當一輩子的朋友。
小：一輩子的朋友。我長這麼大，從來沒有人跟我說要當一輩子的朋友。
芸：現在有了。我會當你一輩子的朋友，我不會忘記你，你也不可以忘記我喔。
小：謝謝妳。
芸：你這個笨蛋，朋友說什麼謝謝。
小：喔，謝謝。
芸：你真的是外星人耶。
（芸芸沉默）
小：妳怎麼了？
芸：不知道我們以後還會不會見面？
小：妳還是決定要走？
芸：嗯，我要離開這裡。
小：妳要去哪裡？
芸：去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
小：沒有人認識妳，妳會很孤單的。
芸：在這裡我也很孤單啊。
小：我會再見到妳嗎？
芸：會吧，我想。
小：什麼時候？
芸：我也不知道。
小：我…
芸：我會想你的。
小：我也是，我會想妳的。
芸：我不會孤單的，因為我心裡有你這個朋友啊。
小：妳…



芸：我要走了，給我一個擁抱吧。

小：拜拜。

芸：拜拜。

（兩人擁抱後，芸芸離開並示意小酒保不要跟來，小酒保看著芸芸離去的背影）

小：「把我的悲傷留給自己，妳的美麗讓妳帶走，從今以後，我再沒有快樂傷心的理由。」我不知不覺中，也學會了唱這首歌。

4-2 開始

闊：來，喝一杯。

老：你很開心。

闊：不是開心，所有問題解決了，我是放了一顆心。你說對不對？

小：我無所謂，跟我沒關係。

老：說的好。

闊：怎麼這樣說，你們應該替我高興啊。

老：最好是最後一次了。

闊：她跟我要贍養費，我給！她跟我要車子，我給！她跟我要房子，我給！她要女兒，我也給！我總算沒有虧欠她了。

老：覺得自己很偉大喔。

闊：不是，這種心情你是不會了解的。

老：哼。

闊：耶穌上十字架的心情你知道嗎？

老：你不要亂拿耶穌做比喻。

闊：我的意思是，如釋重負的感覺你知道吧！我現在就是這種心情，我已經決定了，我的人生從現在，重新開始、沒有負擔、沒有包袱。

小：跟耶穌有什麼關係？

闊：重點不是耶穌。

老：送走一個，又來一個，別忘了那個女人。

闊：哪個？

小：我知道，前輩是說你新的港口。

老：港口？

闊：（遲疑一下）喔，我是心甘情願的。

老：對你老婆、對你小孩，你怎麼不心甘情願？自私！

闊：我都已經心甘情願十幾年，夠了，怎麼說我自私。

老：都是你在說。

闊：反正她們得到她們想要的，我得到我想要的，不是很好嗎？

老：你真的知道她們想要什麼嗎？

闊：什麼？

老：你真的知道妳老婆想要什麼，你女兒想要什麼？



闊：知道啦，她們都說啦。

老：那她們沒說的呢？

闊：沒說的？

老：你根本不知道她們需要什麼，你只是給她們你心裡認為她們想要的、需要的！你到底知不知道？

（老闆看了看小酒保）

小：很繞口，我是不太懂，不過聽起來滿有道理的。

闊：我不覺得。人有需要就會說出來，不是嗎？

老：你是啊！你想做愛，你就一定會去找女人，不過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樣的。

（老闆看了看小酒保）

小：（搖頭）你問他。

闊：這是什麼比喻。

老：氣的我連話都說不好。

小：嗯，連我都聽不懂。

闊：我跟你保證，這一定是最後一次。

老：鬼才相信。

闊：我不會丟下她們不管的，她們要什麼，我都會給她們。

老：你還是不懂。

闊：你不要這麼囉唆嘛。

老：好，以後我都不說了。

（老闆看了看小酒保）

小：看我也沒用，我只負責聽你們兩個人說。

闊：我知道你說的，大部分是對的，可是一直說一直說，人是會疲乏的。

老：女人，你一直玩一直玩，你怎麼沒疲乏。

闊：不要又扯到這個。

老：是你一直跟我說。

闊：好，以後再有同樣的問題，我絕不麻煩你，我也不會告訴你，你也不用替我想辦法。

老：好啊。

闊：如果我又來找你，你也可以完全不理我。

（老闆看了看小酒保）

闊：你做證人。

小：干我什麼事。

老：（看小酒保）你都聽到了，我以後絕對不會再說什麼。

小：喔。

老：可以了吧。

闊：你高興就好。

老：這句話應該是我說。



(一陣沉默，小酒保看看兩個人)

小：我去放音樂。

闊：這間店我已經答應給她管了。

老：算了，反正她來我就走。

闊：別這樣，我不是說我們可以再開一家酒吧嗎？

老：你說的輕鬆。

闊：是不難啊。

老：我的意思是，她要什麼你給什麼，你會被她拖垮的。

闊：不會啦。她只是想幫我賺錢。

老：你是說，我們都沒有幫你賺錢囉。

(老闆看了看小酒保)

小：我無所謂，我是領薪水的。

老：沒問你。

小：喔。

闊：我想這間店就給她玩吧，我們另起爐灶。

老：大老闆，你真是大方！

闊：我也是替你想，你跟她那麼不合，整天吵來吵去也不是辦法。

老：是她先看我們不順眼，不是我找她麻煩。

闊：就看在我的面子上，算了。

老：現在景氣不好，再開一家，再想想吧。

闊：好，你怎麼說，我們怎麼做。

老：別給我戴高帽子，你才是大股東。

闊：不說了、不說了，喝酒。

老：你用女人逃避現實的壓力，又用酒精逃避女人的壓力，你要逃到什麼時候？

闊：我…

小：老闆，說不出來沒關係，前輩常常說一些讓別人想很久的話，你不用太難過。

老：你不說話，沒人當你是啞巴。

闊：幹嘛一定要面對？

老：(異口同聲)什麼？

小：(異口同聲)什麼？

闊：大家覺得OK，維持現狀又有什麼不好，逃避也是一種方式啊。

老：你…，牛牽到北京還是牛。

闊：別說了，喝酒吧！

(老闆手機響起)

闊：喂，什麼，離家出走，好，我馬上回去。

老：怎麼啦？

闊：芸芸不見了，她離家出走。

老：怎麼會。



小：她有跟我說。
闊：那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小：你們也沒問啊！
闊：我才剛辦好離婚手續，現在又出這種事。
老：芸芸有沒有說去哪裡？
小：沒有，她只說要離開這裡。
闊：芸芸留了一封信給她媽媽。
老：信裡面說什麼？
闊：我怎麼知道，又不是寫給我的！
老：你發什麼脾氣。
闊：居然沒留給我的信。
老：拜託。
闊：我是她爸爸！
老：我們先去你家，看看情況再說。
闊：好吧。
老：店交給你，我們先走了。

（小酒保看著兩人離去的方向）

小：我看著老闆和前輩匆匆離去的背影，兩個男人生活方式不同、思考方式不同、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同，連對愛情的看法也是各說各的，可是卻在一起成為好友，看起來是一輩子的好友，真是有趣。

說到一輩子的朋友，我就想到芸芸。芸芸離開了，我還是常常看到她的，在我的夢裡看見她。我不知道她去了哪裡，她說地球是圓的，有一天一定會再見面的；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天，這是我第一次心裡會有一種期待，期待那一天，和芸芸見面的那一天。有人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常常這樣夢見芸芸，是不是芸芸就會在我醒著的時候出現在我面前呢？我…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芸芸去哪裡了，也都找不到芸芸，老闆還在各大報紙連續刊登好幾個月的尋人啟事，一點消息也都沒有，反而是情婦因為這件事跟老闆大吵了一架。情婦實在太無理取鬧了，不知道在吃什麼醋，芸芸是老闆的女兒，又不是老闆的老婆，情婦就是情婦的料，前輩一邊數落著情婦，一邊跟我說這些，我是聽不太懂，為什麼情婦就一定是情婦的樣子呢？我想不通。情婦是不是也可以很溫柔、很善解人意呢？我真的覺得...怎麼扯到情婦身上，前輩說，情婦是男人過度縱欲與滿足虛榮心下的產物，我不知道對不對，反正我連女朋友都沒有，情婦離我是遙不可及的。

老闆和情婦真的鬧的很不愉快，他們常討論的話題不外乎：情婦生了小孩，老闆會比較疼小 Baby 還是芸芸，或者是生了女兒，老闆會不會就不愛她了。老闆每天被諸如此類的這些事，搞的精神緊張；前輩卻不一樣，前輩很開心，他說...其實他沒說什麼，只是邊聽著老闆抱怨，笑而不答。倒是我有一個答案，我終於知道情婦為什麼都一個樣，因為團結就是力量，如果她們不塑造



出一個大家都知道的樣子，別人又怎麼知道她們是情婦呢？我把這個發現跟前輩說，前輩一就是笑了一笑，笑而不答。我不打算告訴老闆，免得他又是一陣嘆氣。

老闆開始考慮要不要跟情婦離婚，喔，他們剛結婚。老闆不顧家裡的反對和狗仔隊的負面報導，和老闆娘離婚後不久，就跟情婦結婚了。前輩說他才不管他們有沒有結婚，情婦就是情婦！我是無所謂，不過我是不太願意把情婦變成老闆娘，所以…就繼續叫她情婦吧。

講到老闆娘，老闆娘跟老闆離婚後，後來我才知道離婚是老闆娘提的，她拿了老闆給她的贍養費，還賣了老闆給她的房子，她跟前輩說要去找芸芸。我不知道老闆娘有沒有找到，也不知道老闆娘去了哪裡，她就這樣消失在我的記憶中了。我曾經想過一件事，如果人這麼容易就可以消失在人的記憶裡，為什麼我會忘不了芸芸，我不是刻意要忘記她，只是每次想到一些很少想到，或是根本忘記的人，我心裡就會浮現這個問號。

老闆問前輩他應該怎麼辦？前輩很奇怪，跟以前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始終笑著聽老闆說，然後點著頭，好像是跟老闆在炫耀、跟老闆宣示他的勝利。老闆以前來找前輩解決女人的問題，得到的都是一樣的答案；老闆現在來找前輩，卻總是得不到答案，我看著老是有相同問題要解決的老闆，來找前輩，而前輩從只有一個答案到不給答案，這兩個人好像變成了一種習慣，不知道是前輩習慣了老闆，還是老闆習慣了前輩，反正就是「習慣」，我想連我也習慣了他們。

酒吧交給情婦之後，久了我們也就習慣了。情婦真的把酒吧改成了咖啡館，還取了一個所有人都會忘記或搞錯的店名，因為實在太普通了，前輩一邊大笑，一邊這樣跟我說。前輩離開了酒吧，我也離開了，所有人都離開了，因為，前輩和老闆合資又開了一間酒吧。開酒吧的事老闆千叮嚀萬囑咐別讓情婦知道，老闆說這裡是他唯一的避風港了，我聽見「避風港」，覺得一陣熟悉，心裡有一個念頭：老闆是不是在唬濫我！這裡是避風港，那幹嘛跟情婦結婚？前輩說，我是永遠都不會懂的，算了，我也不想懂。過沒多久，老闆來店裡的時候，身邊開始出現一個大家都不認識的新面孔，原來她是…新情婦，這是前輩一邊對我數落老闆，一邊口沫橫飛告訴我的。我心裡想，老闆真厲害！我越來越相信老闆開酒吧的目的是為了養情婦，不知道新舊情婦知道彼此的事有什麼反應，不過我想不重要，老闆會讓情婦們習慣的。

在某一天的早上，我突然發現我開始不習慣酒吧的工作。倒不是酒吧的問題，我覺得我好像應該去做些什麼事、做些改變，我開始不適應和不喜歡日復一日相同的生活。尤其當我想到芸芸的時候，我有一股衝動，想要去找她。每次當前輩或是老闆提到芸芸，我就會想起跟芸芸見最後一面的事，我發現我是很想她，很想一個永遠的朋友。

我很少再喝到前輩調的酒，因為我離開了酒吧，我辭職了，酒吧的生活讓我感到厭煩、一成不變，我突然間有了一個夢想，我想離開這裡，去看看這裡



以外的地方，說不定還可以碰到芸芸。我不知道老闆會不會再開新的酒吧、有新的情婦；也不知道前輩是不是依然喜歡酒吧的工作和深深愛著她的老婆。我只知道我應該像芸芸說的，去找我想要的東西，也許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可是不去找，就永遠不知道，這是芸芸告訴我的。再會了，我的朋友。

劇終

